



大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七十三次全体会议

200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阿勒哈利法女士 (巴林)

主席缺席，副主席布塔吉拉先生(乌干达)主持会议。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9 和 111 (续)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A/61/2)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

帕劳什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在 2005 年 9 月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正确地承诺提高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性、效力、效率、问责制及可信性。今天的联合国正在做的工作远远多于约 20 年前的联合国做的工作。就联合国和我们会员国而言，挑战在于确保迅速和有效满足联合国的需求。这要求改革联合国，主要是改革其管理结构。然而，若无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联合国改革就不能进行。

众所周知，扩大主要的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机构，已经证明是一个高度敏感和困难的问题。这项努力在将来也不会容易。然而，我们都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怀疑，而应该不再拖延地开始行动。

知道眼前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多次说明我们为什么支持“四国集团”的概念：将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增加到 25 个，两类理事国中皆包括发展中国家。安理会的任何扩大和重组必须包括让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以便能够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虽然我们继续支持去年由“四国集团”提出的决议草案，但我们知道，提出了新想法，而且关于采取临时解决办法的呼吁可能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虽然我们认为，“四国集团”的概念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安理会的现实途径，但我们愿意以无先入之见的态度讨论新想法。

当我们考虑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改革其工作方法。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许多可选办法中，有一个提案是五个小国家集团提出的。虽然该提案的用意是好的，但我们仍怀疑其可行性和全面性，因为我们认为，改革安理会工作方法应该同安理会自身的结构改革齐头并进。

我要重申，除了我们希望安理会运作更好和权威更大外，我国对改革没有任何既得利益。所以，我们呼吁采取行动，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乌尔维纳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首先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卡塔尔国常驻代表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在安理会所做的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作，并感谢他向大会介绍了关于安理会活动的报告（A/61/2）。

我国代表团怀着特别的兴趣等待这份安全理事会报告，因为这是反映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期间所表达的意愿的第一份报告。特别是，哥斯达黎加曾希望看到将如何完成改进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报告这一任务。我们曾希望看到这方面的实质性进展。

但当我们研究这份报告时，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期望的改进没有发生。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报告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利益，但并未含有大会一直要求得到的答案。

关于我们去年就同一项目进行的辩论，我们也曾希望我们将恢复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来深入讨论其年度工作和核可报告的做法。令人遗憾的是，这也没有发生。至关重要的是采用 2002 年的经验——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来讨论其工作——作为一项只会丰富我们大家的思想和使我们各国人民受益的惯例。我要回顾，这一令人满意的经历是在新加坡代表团的坚持下发生的；该国当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本着增加安理会效力、透明度、责任和问责制的同样宗旨，哥斯达黎加今天同新加坡、约旦、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一起加入五个小国家集团——“五小国集团”。

我们对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们要借此机会强调几点。

首先，我要说，对哥斯达黎加来说，增加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数目这一主题只有作为一个恢复我们在过去 60 年的历史演变中丧失的地域代表性的机制，才是重要的。增加安理会理事国数目的基本指南不应该仅仅是那些提供最多捐的国家的经济贡献，或一些国家在维和方面所负的责任。此外，最重要的是，增加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数目应该解决人类最贫穷群体、那些较少获得科学和技术进步好处的人、那些遭受饥饿和战争的最大痛苦者和那些为我们地球的恶化付出最高昂代价的人的利益的必要代表性问题。

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并且可能产生我们不希望产生的后果。哥斯达黎加代表团于 2005 年 6 月分发的一项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那些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不仅在本组织内拥有最强大的地位，而且还将它们自己变为本系统内最重要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常任成员。我们深感关切的是，在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目时，我们因此可能限制其他国家可在本系统各机构和附属机构中得到的席位数目。

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讨论可能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之前，我们应该认真讨论有关措施和保障，以防止迄今明显表现出来的这种危险的雪球效应。进一步限制加入本系统主要机构及其附属机构的机会，只会导致削弱许多被排斥在外的国家的归属感，从而损害联合国的国际合法性。

我们要重申，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作出重大努力，以便实质性地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正是在改进这些方法时，我们找到了那些涉及安理会以及涉及本组织本身工作效率的最重要问题的答案。为使安全理事会享有更大的合法性和更好应对会员国及国际舆论的关切，我们的努力应该首先注重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文件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所做的工作是朝正确方向跨出的非常宝贵的一步。我们要赞赏日本常驻代表大岛贤三大使所做的工作；他的领导作用在这项任务中是决定性的。我们还希望看到有效执行该工作组的建议；就我们而言，这些建议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我们认为，要恢复本组织声誉和改善其各项决定的合法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很多人说，当我们谈论透明度和问责制时，他们不理解我们指的是什么，但我们将毫不松懈地坚持认为，有必要掌握越来越多关于安理会活动的信息，并且将毫不松懈地决心确保所有机构无一例外地向大会解释其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度和问责制时代。这种现象到处都在发生，而且保守最好的秘密终被曝光。政府

迟早将为其行动负责，首先是向自己的人民负责，还要向国际社会负责。

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恢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权力平衡。我们必须恢复本组织创始国的意向，而这在《联合国宪章》中表达得清清楚楚。根据《宪章》，安理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而其主要职责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符合逻辑的是，安理会应该及时向大会报告其采取的行动或没有采取的行动，以便大会能够进行适当控制，并若有必要酌情采取纠正措施。

但是，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不能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就是这样。大会有权看到更具有分析性的文件，其中包括对安理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效力以及对安理会成员在通过这些措施时的立场所作的评估。在这方面，我们经常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决定建立一个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或对这种行动的任务规定作实质性修改，以及在建立新的制裁制度的时候，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段向大会提供特别报告。

我们还认为，每当一项决议草案被否决时，安全理事会必须向大会提供报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这样做尤其重要。我们的行动或无行动，能在地球各个角落立即感受到。在今天这一信息时代，我们不能没有在联合国系统各方之间进行流畅、有效、彻底的沟通的必要政治意愿。

我们关切的问题很多。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请大会注意否决权问题。我们认为，否决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原始目的。这一工具在建立之初确有必要，但要求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全球村中应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不能成为特别利益的最后手段，损害总体利益。也不能成为导致无行动的机制。除了就此问题进行一次彻底辩论外，今天我们还要强调迫切需要改革，以取消或至少有效地限制在种族灭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严重侵犯人权等问题上使用否决权。

我们高兴地看到，人们今天对本组织改革的认识不断提高。我们认为，除非我们一劳永逸地进行安全

理事会全面改革，否则联合国改革不会成功。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哥斯达黎加愿重申我国对联合国和各国希望联合国在 21 世纪所发挥的作用的承诺，以便我们能够携手努力，明确响应我联合国人民的要求，使他们永远不再遇到我们在地球上许多人民今天遭遇恐怖行径时却迟迟不动的状况。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卡塔尔大使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卡塔尔在安理会发挥的作用，是一个当选理事国，一个小国能对安理会工作作出宝贵贡献的又一个例子。

巴基斯坦完全赞成古巴代表在上次会议上代表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发言。不结盟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包括：在安理会工作中采用双重标准，在一些问题上长期无行动或保持沉默，在另一些问题上却匆忙诉诸威胁或授权实行制裁或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与其他主要机构缺乏协调或侵犯它们的权限，以及决策不透明、缺乏包容性，而滥用否决权使这一问题变的更加严重。我们真诚希望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各项建议能够得到认真考虑。

近年来，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国内危机和复杂的紧急状况方面比较成功，特别是在非洲。过去几十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幅度扩大，已经发展成为制止和减缓若干冲突，如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布隆迪的冲突的重要工具。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成就扩大到其他地区。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出兵国，巴基斯坦对我国在这些工作中的作用和贡献感到骄傲。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是安理会依然未能有效地解决建设和平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若干成功例子可能发生倒退和失败，海地已经发生这种情况。另外还有好几个冲突，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仍在继续进行和继续发酵，而且它们并非始终把安理会看作是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因为安理会的决定偏袒一方。很多地区公众舆论，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认为安全理事会起不了作用，有偏袒性。人们普遍认为，

安全理事会为某些常任理事国和其他主要大国所控制，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安理会不能体现联合国中大多数小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

安全理事会现在没有直接参与处理一些重大冲突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一些决议得到积极的执行，而有些决议却无人过问。即使在发生了最明显的侵略行径时，安理会仍然迟迟不动，如我们在黎巴嫩所见。另一方面却积极主动，甚至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尽管这些国家显然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仍然被安全理事会严重利用不足。相比之下，却存在过多和过快地采用《宪章》第七章措施，包括制裁和强制执行行动的危险倾向。我们最好不要援引“保护的责任”迫使联合国参与干涉的错误。使用武力的局限性现在已经充分暴露。

与此同时，安理会侵犯其他主要机构、特别是大会的任务规定与职权范围的情况有增无减，打乱了《宪章》所设想的微妙平衡，并危及联合国系统的整体效力。

尽管最近努力提高透明度，但是安理会许多实质性工作和决策仍然闭门进行，而且常常是在甚至不让选举产生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媒体了解的情况往往比这些成员国还多。最不公平的是，与争端或冲突直接有关的会员国也不能参加安理会的审议，甚至不与这些国家适当地协商。安理会的年度报告对决策的理由和进程不作任何说明。因此，非理事国只得四处打听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联合国秘书处似乎只为大国服务。事实上，秘书处各主要部门的领导职位被视为某些常任理事国的世袭领地和权利。

因此，显而易见，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对增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和信誉必不可少。安理会工作方法改革是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支持所谓“五小国”倡议。不过我们认为，该倡议走得还不够远，不能解决我提到的一些真正问题。

巴基斯坦同意，安理会全面改革必须包括关键的否决权问题。现在清楚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不会放弃否决权，或与其他国家分享否决权。不过，可能有一些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否决权是阻止作出决定的权力。为了使权力平等，我们可以考虑在扩大后的安理会中提高通过决议所需多数比例，比如从目前的五分之三提高到三分之二。

在扩大的安理会中，提高通过决议所需比例，可使选举产生的理事国，包括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影响决策。安理会扩大后，通过增加当选成员数目和加强其作用，而不是常任或长期担任，即可以改变安理会中的权力平衡，或对这种权力平衡提出挑战。

我们同意，安理会扩大后，其组成应更好地反映当今现实，但是当今的现实是复杂的。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不仅造就了一些大国和新兴强国，也出现了一些中等国家，这些中等国家也在国际及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而且它们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也能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新加坡和卡塔尔这两个国家就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

对和平与安全最实际的贡献不是财富、军事力量或人口，而是由一个会员国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承诺、该国遵守联合国决议的情况、参加联合国维和工作的程度和用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所决定的。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或担任几次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各国定期选举，即大会选举的民主方法。安全理事会理应代表大会行事。

巴基斯坦的立场众所周知，2005年“团结谋共识”决议草案(A/59/L.68)中已反映了这一立场。这是一项非常可行和公平的提议。巴基斯坦仍然认为，给少数几个国家常任理事国席位，将剥夺所有其他国家享有公平代表性的机会。因此，安理会成员数目增加得越少，设法确保所有国家公平代表性的需要就越大。

规定一种可接受的轮换办法，可解决这种公平代表性问题。这种轮换加上区域代表性，还能为各国家

集团成员国更充分代表性提供可能。我们不受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提出的方案 A 和方案 B 的限制。扩大是否可接受以及扩大的性质，在相当大程度上首先将取决于增加的数目，其次将取决于采用的方法，以确保所有国家集团，包括大、中、小国家得到公平代表性。

长期席位概念不应成为常任席位的幌子。但是，巴基斯坦仍然愿意考虑立即连任的设想，但具体做法需要根据任何扩大模式的规模和结构来决定，同时确保各地域集团和其他次区域和政治集团的总体平衡代表性。

安全理事会正在国际关系管理方面承担越来越大的作用，安理会广泛的议程是明证。安理会的工作及其决策显然涉及所有会员国的直接和重要利益。因此，安理会改革对所有会员国都有同样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改革必须以协商一致或尽可能最广泛的协议来决定。过去一年的关键教训是，任何旨在寻求少数个别国家利益的方案都不可能指望得到会员国法定多数的支持。没有协商一致意见或尽可能广泛的协议，为安理会改革批准通过任何《宪章》修正案的前景将继续暗淡。

若要实现协商一致或尽可能广泛的协议，各提案国都必须灵活地、富有创造性地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探讨新的意见。9 月 20 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和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与其他一些观点一致的国家一起主办的晚餐会议，目的就是在发起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进行这样一次创新思维和对话的进程。在那次会议上，所有与会者都作出了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反应，这使我们深受鼓舞。

我们可以在能够自由探索和讨论各种意见和可选办法的任何适当论坛中开展进一步的非正式接触和协商。可以组织研讨会和务虚会进行这种探讨，集思广益。我们应当在这种非正式进程中努力拟定可能达成公平折中解决的办法。可以提出各种替代模式，以供审议。这应当是一种开放和包容性强的进程。我们应当避免贴标签和拉帮结派。为了派性目的提出有

限制性的方案，只会造成我们分裂。我们的努力应该以消除而不是制造联合国成员之间的分歧为目的。如果大会主席能够领导这样一个进程，我们将不胜感激。巴基斯坦将同所有会员国协作，致力于以建设性的方式参加达成共识的集体努力。

博迪尼先生（圣马利诺）（以英语发言）：我们再次在大会堂开会讨论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看法。自从我们上次就同一议题开会以来，世界各地爆发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举行了民主选举，改变了大小国家的政治面貌。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我们没有能够摆脱安全理事会 60 多年来的僵化模式。尽管意大利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组织了大有希望的会议，但会议之后的行动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再次发现自己处于起点。

显然，多数会员国希望安理会进行全面和公平的改革。我认为，没有人质疑这样一种论点，即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某些国家和大陆应当在安全理事会拥有更多席位。这些国家过去 60 年来所经历的人口、经济和政治发展使其具有新的相关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安理会席位应当真正具有代表性。

此时此刻，无人对扩大安理会或需要更透明的工作方法表示质疑。为安理会自身确定新模式，以及重新侧重于安理会对大会和联合国其它机构的责任的时机已成熟。

我请大会主席在新年伊始带头召集所有会员国开会——不应漏掉任何国家——采取新模式，使每个会员国都能以公开和真正民主的方式通过谈判订立我们新的安全理事会的新规则。我希望，大会的领导作用将有助于我们把这一敏感而重要的改革推向前进。

布卢姆夫人（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卡塔尔大使详细介绍了安理会提交大会的报告（A/61/2）。我国代表团还愿感谢巴哈马大使和荷兰大使作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副主席所做的工作。

关于安理会在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间所处理的问题和开展的活动的报告，使我们能够对各地区极有可能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进行广泛审议。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权，安理会目前的行动应侧重于解决其议程上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对在安理会各次会议上就中东局势恶化所表达的关切也有同感。

我们还愿谈谈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的努力。我们相信，当前的稳定阶段将完成，从而使国际社会对该国的支助能够主要侧重于促进持续和长期经济发展方案。我们确信，秘书长现任驻海地特别代表和联海稳定团团团长将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哥伦比亚将审查和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放在特别优先位置。我们认为，该问题和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数目是近几十年来在国际和区域一级发生的变化的符合逻辑的结果。必须使安理会的工作方法适应增加非理事国的参与、改进理事国的问责制以及使该机构的工作更加透明和公开的需要。

非理事国更多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各国和各区域现实。这还将使安理会更容易作出一些考虑到各国情况和某个局势特点的决定。这还将有助于避免采取可能并不适合于某些情况的独特或普通模式。

此外，安理会议程上局势的多样性使得有必要视情与非理事国、各区域集团、区域组织和其它有关行动者进行更多磋商。这将有助于作出更知情的决定，找到可行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必须向大会负责。这是确保其努力在联合国这一全球场所有得到适当体现的唯一办法，也是确保其基本的多边性的唯一办法。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当经常并详尽地向各国通报情况，以便各国代表团能够全面了解安理会的活动。

我们还愿强调，重要的是，安理会要将努力重点放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上。用那些与安理会任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来冲淡安理会议程将影响安理会的效率，并使人们质疑安理会职能的正当性。

否决权问题仍然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自 1945 年提出通过《联合国宪章》的最初建议以来，哥伦比亚就表示反对这一特权。六十年后，否决权这一违背时代精神的做法甚至更突出了，而今后废除否决权的适当性也更突出了。在最终废除否决权之前，否决权的使用应当受到限制，从而加强安理会工作的民主化和效率。

我们认为，就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将有助于提出更多建议来改进安理会的工作。应当以无先入之见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为此提出的任何倡议。此外，应当执行这种倡议，而不必等待其它领域的改革取得进展。《联合国宪章》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灵活性。

哥伦比亚赞同秘书长最近就在安理会改革过程中寻求共同立场以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所表达的意见。我们同意，是有机会在各种立场之间进行沟通并缩小差距的，是有机会制造人们所期望的势头的。只有基于共识而取得的结果才能为安理会改革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前提对于达成公正和公平的协定是至关重要的，而根据这项协定可实现各国主权平等。同样，我们必须在关于避免区别对待会员国的建议上取得进展，这将符合改进在安理会的代表性这一目标。

“团结谋共识”运动提交的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数目的建议符合上述标准。它既是现实的，也是灵活的。它避免了扩大特权和对各国区别对待。它还对公平地域分配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给予了更大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将保证各国享有平等机会获得安全理事会席位，区域一级的候选国甄选进程将具有更大效力，并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此外，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将使安理会能够真正代表多种多样的现实，以及世界各地正继续发生的变化。

联合国面临的挑战范围之广，使我们越来越有必要使各国看法趋同，使本组织改革思路接近。我们要想有效推动安理会工作方法和席位公平分配问题，就必须进行合作、达成共识和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达成一项足够有力的协定，使联合国的这一主要机构适应新情况和新挑战。

哥伦比亚愿从开展非正式协商和单纯交流意见转向真正的、具有明确目标和确定程序的谈判进程。如果大会本届会议的辩论能够为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创造条件，我们就会采取积极、更有希望和可信的步骤。

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大会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她为主持大会工作所做的努力。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文件和其它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日本代表团领导下所开展的工作。我们期待着安理会主席说明（S/2006/507）所阐明的所有建议得到执行，包括以下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应当与联合国会员国就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和冲突的决议草案进行有效协商，安理会应当征求作为冲突当事方和/或其它有关各方的会员国的看法。安理会要想加强其希望根据《宪章》而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这种做法就自然是必需的。

主席主持会议。

我们也欢迎该报告强调，安全理事会与出兵国在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初期规划阶段通过开会交流意见、进行协调具有重要意义。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磋商若要取得最大程度的效力，就应当是坦率和透明的。

虽然报告含有很多此类积极内容，但安全理事会尚未采取行动加以执行。我们敦促从各方面平衡地执行这些建议，以期使这种执行成为安全理事会履行职责进程中的通常做法。

我们认为，安理会工作方法改革问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和不断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在“五

小国集团”（五小集团）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的决议草案中所阐述的看法里看到了大刀阔斧地处理安全理事会机制和工作方法问题所必需的一些内容。该决议草案所包含的设想可以为安全理事会的全面和综合改革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我们期待着与五小集团成员一道努力推动这些设想，以便它们能够被纳入明年将向大会提交的新决议草案。

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即除非通过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并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来实行安理会改革，否则联合国的改革就不会是完整的。我们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体现了我们早些时候就此问题作出的承诺和许诺以及阐明的立场。我们特别支持那些为扩大安全理事会奠定民主基础的设想。在此，我们认为，阿拉伯国家应当继续在安理会拥有席位。

马约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2005年9月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仍然是我们的路线图。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正在稳步执行我们各国领导人所确定的议程。我们已着手以新的热忱执行《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建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我们通过了《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关于振兴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我们正在讨论全系统一致性问题。成绩单的确越来越长，但安全理事会尚未包括在内。

一些人说，我们不应只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安全理事会。他们说对：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较为有效的机构之一。近几年来，安理会每年平均通过了60至80项决议，大大多于冷战时期的10至15项。在出现新的威胁，如恐怖主义和扩散的时候，安理会就出面干预。安理会正在越来越多地处理安全、发展及人权之间的联系。

然而，《成果文件》称安理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其效力及其决定的正当性和执行力度”（第60/1号决议第153段）。这可谓切中要害。

当然，我们不能只是以决议的数量来确定安理会工作的质量。必须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定，经常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在这方面，会员国一

—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公民——必须感到安理会的决定是合法、可信和公平的。只有满足这些条件，这些决定才会获得更广大会员国的必要、广泛和可持续的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持及参与。

在我们检查安全理事会最近所作的一些重要决定时，我谨提及增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第 1701（2006）号决议、建立联合国东帝汶后续特派团的第 1704（2006）号决议、有关北朝鲜的核愿望之措施的 1718（2006）号决议，以及延长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任期的第 1711（2006）号决议。在所有这些局势中，安全理事会，包括其常任理事国，非常依赖联合国会员国执行这些决议。我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国家都对此关注，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逐渐成为主要角色的国家对此关注。

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国家在决策进程中没有正式的发言权而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在美国革命期间，这叫作“无代表权则不纳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最近有关联合国的书中得出结论，“如果联合国依然受到其 1945 年宪章的禁锢，它将日益变得并真正成为过时的组织”。

现在，很少人不同意有关合法性的增加更有利于执行和提高效力的说法，但一些人争辩说，这样做的代价是效率降低和更为烦琐的决策。我要说，不见得如此。幸亏，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工作相对不具争议性。在这些问题上，接受新的全球强国的扩充后的安理会将鼓励更多地分摊负担，以发挥领导和开创作用。当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可能更难作出决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查安全理事会最近的工作，理事国已经常常在辩论中站在不同的方面或持不同的观点。简而言之，扩大不会方便在北朝鲜、伊朗或达尔富尔局势之类的问题上作出决策，但也不会自动或必然使问题更加复杂。

因此，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反映新的政治现实，让非洲这样的某些代表性不足的区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然而，我们坚决认为，增加合法性和效力的

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的关注。安理会即便扩大之后，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将只能偶尔成为理事国。因此，改进工作方法，尤其是确保各国有机会接触安理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这意味着同可能直接受到决议影响的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商。过去有人提议更频繁地引用《宪章》第三十一条。该条规定，在牵涉到任何会员国的利益时，可以并应当邀请它参加。另一个可以探讨的想法就是在某些场合让区域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包括在相关的非公开协商中。

此外，应当特别检查一下安全理事会的新任务。安理会显然已开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含义进行广义的解释。根据第七章通过了诸如第 1373（2001）号和第 1540（2004）号之类的决议，为联合国会员国规定了一系列广泛的法律义务。为了增加合法性和信誉并从而执行这些决议，需要同会员国进行一个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正式的协商进程。

这种分析将导致何种改革？显然，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决定哪些国家应当在安理会事务中获得更大发言权。我们能否划一条线，应当划在哪里？是否正在出现一个类似于本组织创始时的五常任理事国的集团？看来许多会员国并不感到应当调整目前的权力结构以更好地反映地缘政治现实，但它们同时感到世界是动态的，我们不当以一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取代另一个同样的结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过渡安排的想法感兴趣。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将使可能想要获得常任席位的某些国家和代表性不足的区域，承担并表现出对世界事务的更大责任。因此，这能够为它们提供表明它们想要最终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的机会，并使我们能够对扩大的安理会的运作建立信心。引用科菲·安南秘书长三周前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告别记者招待会上的话，我们必须进入会议室并开始工作。

这种方法的一个重大优点就是其利害关系要低得多，因为我们既未拒绝也未赞同永久解决的任何提

议或想法。可以说，这将导致在模式问题上更有折中的余地。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可充实这种安排，应当进一步加以探讨。选择范围包括从长期、可重新当选和可能轮流的席位的模式到具有半常任席位的强大和有约束力的扩大审查机制。为了确定扩大后安理会的理想规模，也可采用过渡时期。在涉及非安理会成员的利益时，在以有效措施改进它们的参与机会的同时，可以争辩说，我们可以从较少数量开始，同时保留在审议临时解决方法时增加几个额外席位的选择。

最后，荷兰期待着走上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的道路。我们认为，需要牢记的主要概念还是增加安理会的合法性。通过增加成员数量以照顾中、大国家和增加参与机会以照顾中、小国家，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过渡安排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方法。

在程序上，荷兰欢迎有关如何推动该进程的各项提议，也许是通过为感兴趣的政府之间进行有重点的协商提供便利，以便就数量有限的可能的模式或安排进行谈判。

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将标志着这样一个进程的开始——其中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必要性的广泛共识将转变为同样共有的紧迫感，导致进行具体的讨论和作出成功的改革努力。我们不应忘记，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仍然是我们加强整个联合国的信誉和相关性的努力的核心。

大岛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全体会议，讨论许多代表团非常重视的事项：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年度报告和安理会的改革。

先前，在 9 月的一般性辩论之后，主席指明安全理事会改革是需要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转变为行动的任务之一。实际上，在一般性辩论中，全体联合国会员国中整整有 2/3 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是一年前的《结果文件》中商定的机构改革中的主要未完成任务。许多领导人提到秘书长经常重复

的话，即没有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联合国的改革将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并希望它将为我们的讨论增添新的动力，并为今后数月的具体行动奠定基础。

首先，我谨简单谈谈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同时感谢 12 月安理会主席、卡塔尔的纳赛尔大使把报告提交给大会。报告总结了安理会去年的活动，在这一时期，它处理了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日益多样化和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在过去两年中，日本荣幸地作为安理会的成员积极并——我们希望——建设性地参加了它的工作。

作为安理会的成员，日本努力在两个特定领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它的两个附属机构担任主席：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和处理工作方法问题的非正式工作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必须帮助改进透明度和非成员的更广泛的参与，以及提高安理会工作的效率和效力。

首先，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最近在工作人员的人数以及交付这些行动的任务的多样性方面大幅增加。截至 2006 年 9 月，在 18 个特派团中部署了来自 110 个国家的 77 000 名军事和警察人员。2005 年这些特派团的费用超过 50 亿美元。如果没有会员国的坚定承诺，提供人员和财政捐助以及政治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是无法维持的。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例如维持和平人员的性剥削和性虐待，以及采购工作中的行为失检。所有这一切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全面管理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战，需要会员国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和作出及时的反应。

在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可以作为促进会员国之间谅解的有效工具，同出兵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密切的交互对话。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必须恢复工作组的活力，并且我认为，过去两年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在此过程中，为确保非成员的更广泛参与作出了努力，它们中包括出兵国、主要财政捐助国，及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也为改进工作组同大会维持和

平行行动特别委员会——34 国委员会——主席团之间的互动作出了努力。

将描述这些活动的有关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的工作的报告，不久将另行印发。我们希望，将会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妥善利用该工作组，以便加强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同我提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协调。这也有助于安理会在重要的维持和平行动领域中的工作的更大透明度。

其次，关于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自 2 月以来，日本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和其它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主席带头作出努力。正如我在 9 月全体会议的辩论中所报告，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工作组拟订的某些具体措施，以期加强安理会工作的效率和效力，以及它同非安理会成员的互动和对话。它们载于文件 A/2006/507 的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的附件中。

安理会成员致力于执行说明中的措施。诚然，迄今商定的措施同我们的期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成就——我第一个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强烈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继续通过工作组努力改进其工作方法，以便在其工作中增加效率和透明度并扩大非成员的参与。

与此同时，我谨感谢五小国集团——五小国——在第六十届会议期间提交一项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它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继续积极参与。

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几乎所有会员国现在广泛接受改变安理会的组成和结构的必要性。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援引了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今天面临的挑战同本组织创始时的挑战截然不同的简单事实。

许多人认为，安全理事会的目前形式不再具有合法性，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一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一事实是人所共知的。在今夏发表的一份联合公报中，五个常任

理事国中的两个——法国和联合王国——表示它们继续支持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未来成为常任理事国，并支持非洲的常任席位。

安全理事会必须代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现实。经过改革的安理会必须让主要利益相关者——执行其决定要依靠它们——参与其决策。它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事项中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它必须致力于有意义地改革其工作方法。只有通过增加安理会成员名额以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才能实现所有这些目标。

在日本，由安倍晋三首相领导的新政府已经表明，我国打算继续谋求在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以此作为努力开展联合国总体改革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安倍首相最近与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若干国家领导人讨论了这一事项。我国政府打算为此采取进一步的主动行动。日本对所有友好表示支持我们渴望实现的立场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

但是，自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结束以来，关于增加安理会成员名额的讨论一直陷于僵局。在今年 7 月的辩论中，许多会员国强调必须开始以非传统的方式进行思考，并开始进行切实的对话和谈判，而不仅仅是反复表明各区域集团和其他集团采取的原有立场。同样，人们还要求所有当事方在其态度方面更加开放思想。日本则一直在与包括公开反对四国集团决议草案的国家的有关会员国进行非正式但密集的讨论，同时维持四国集团的合作框架。

在此，我要重申我们在 9 月一般性辩论中所说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提案，一个既具有创造性又有说服力的提案，以期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作出决定。日本依然认为，必须通过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席位数目改革安全理事会，使之更具代表性，更有效力和更为透明，同时具有更高的效能和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包括许多非洲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共同观点。

在四国集团、其共同提案国及其他会员国过去共同努力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考虑一些可能为

讨论提供基础的具体构想。我们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这些构想，供所有有关集团和个别国家进行广泛协商。我们还鼓励其他集团和有关国家提出可使会员国提供更广泛支持的新构想和新建议。我们希望，协商进程的下一个阶段各方将开放、灵活和有创造性。

我们结束长达 15 年之久的关于安全理事会的讨论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今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 50 周年，日本代表团打算不遗余力地确保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将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具体成果。我们期待与所有有关的会员国和集团为此目的密切合作。

伊尔金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感谢你使我们能开始重新评价并重新讨论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问题。

无疑，改革进程应该涉及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应更具代表性，因此必须审查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并使之符合我们时代的需求。此外，为增加安理会成员名额所设想的各种现有模式，显然不符合所有会员国的期望和要求。我们不要忘记，增加成员名额的问题直接涉及几乎每个会员国的国家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将坚持现有的模式之一——但恐怕这种模式将导致陷入一场僵局，要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的国家立场并审视一些新的不同的模式，而这些模式之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要求太高反难成功的局面。我们现在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希望以最高纲领主义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国家立场，还是愿意进行谈判，并采用构成我们大家共同点的模式，即使这只是最低的共同点也好。土耳其方面愿意积极参与一项将促成改革的工作，而我们希望，这种改革如果不是以共识获得通过，也将以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同意而获得通过。我吁请我的各位同事为此作出努力。

至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若干项提案——例如五小国集团的提案，我认为我们

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些提案开展工作。当然，如果我們可以在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两个轨道都取得进展，这将更为可取。但如果事实证明这样做不可能，我认为在一个轨道缺乏进展的情况不应该妨碍在另一个轨道的进展。

黄志忠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以越南代表团的名义在安理会联合辩论上发言，讨论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61/2）以及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这两项重要议程项目。我们感谢安理会主席卡塔尔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全面地介绍了安理会的年度报告。

我国代表团赞同古巴代表早些时候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就这两个议程项目所作的发言。

过去一年，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总体景况依然是好坏参半，不仅有光明的格局，也有相当多的暗淡之点。在这些暗淡地点，长期的武装冲突、内战和恐怖主义依然威胁着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命，并迫使其他许多人陷入苦难的处境。作为联合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对在这种景况中消除这些黑暗之点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这些努力，过去一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塞拉利昂成功地从维持和平过渡到建设和平，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布隆迪和海地则举行了公正和大体上平静的选举。但是，安全理事会依然必须为履行其重要的职责而更努力地工作，因为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平与稳定依然被视为人民渴望但难以达到的境况。

中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虽然安理会一直在不断地密切监测这一局势，但实在令人不安的是该区域的暴力冲突逐步升级，而安理会却无法履行其崇高的职责。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如科菲·安南秘书长在安理会 2006 年 7 月就这一主题举行的会议上所述，要在中东实现稳定、长期和平，就“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用一个声音说话”。

谈到安理会改革问题，我国代表团一贯主张，这种改革是整个联合国改革进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如果改革其组成和改革其工作方法这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无论缺少了任何一个，安理会的改革就不能成为全面的改革。

所有会员国都同意，如果不改革负有联合国最重要任务之一，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本组织的改革将是不完整的。我们未能就此目的取得任何进展，这实在令人失望。

在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方面，现已进行了较多旨在提高效能和透明度的积极变革。这些变革包括加强与非安理会成员国的互动，更多地利用公开会议，以及加强安全理事会主席、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间的协调。

我们赞扬安理会成员已作出的努力，并赞扬他们致力于执行关于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的工作组 2006 年 7 月的报告（S/2006/507，附件）所载的被公认为是适度的措施。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加强这种势头，以满足所有会员国确保其工作实现真正民主、透明和负责的愿望。

我们还高度赞扬各会员国对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所作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要重申我们承诺并准备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中的问题继续进行协商。

关于安理会的结构改革问题，我们高兴地认识到，会员国已表示它们维持这一势头不断前进的坚定决心，并表明它们愿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国则期待与其他代表团共同努力，以达成享有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支持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会员国必须加倍努力，克服它们的分歧，以实现这一目标。

马图塞克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当中许多人在若干场合援引了科菲·安南秘书长所说的话，即没有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联合国的改革将是不完整的。这句话现在仍然正确。但如果我们要概述自

从他讲这句话以来取得的进展，本大会堂将会是一片沉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沉默是金，但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如此。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已证明是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在改革方式上存在着许多必须处理的合理关切。一方面，有人提出各种关切问题，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改革，而是作为拖延或淡化改革的手段。两年前，有人指责四国集团过度和虚假地草率行事。据称，这种严肃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 20 多个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缺乏进展的情况已在会员国中产生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又变成了普遍的不信任气氛，并在本系统许多论坛内造成了超越安全理事会问题的争论。

对涉及人权的事项和与秘书处相关问题的观点日趋两极分化，这只是从十分不同的领域获得的两个实例。因此，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有人在 20 个月前要求有更多时间，我们肯定非常感兴趣听取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同意现在采取行动的时刻已到。

现在我要谈谈效能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尤其是一些常任理事国的论调，说是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名额将有损于安理会的效能。我们不要把效率和效能混为一谈。效率最高的机构显然是不受透明度和问责制因素束缚的十分小型的机构。这将是比如说仅仅由五个国家组成的机构。这种机构不受议事规则牵累，因此将具有极高的效率，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要的机构。这种机构将很有效率但没有合法性，因此就没有效能。这种机构将作出因没有合法性而无法执行的决定。

现在，我们已在目睹安全理事会的效能正在遭受损害，因为安理会及其决定越来越经常地被视为没有充分的合法性。这也是现在日渐难以提供执行安理会要求越来越高的决定所需资源的部分原因。

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既有效能又有效率。我们认为，一个由 25 个成员组成的安理会能做到这一

点。显然，很多问题要取决于工作方法、秘书处的支助以及 25 个成员的处事态度。北约和欧洲联盟表明，这种机构是可行的。这两个组织最近都成功地经历了扩大进程。这样做是出自良好的政治理由，并得到了各自成员的支持，其中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我们依然认为，四国集团的提案最全面，其目的既在于改革安理会的结构，也在于彻底改革其工作方法。但我们认识到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构想，而且采取临时解决办法的要求日渐受到人们的接受。我们愿意以开放的思想讨论这种构想和任何其他构想。

但是，这项工作的目的必须依然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这种目的是使安全理事会符合当今的政治现实，赋予发展中世界和主要捐助方和提供有利条件者以适当的影响力，并确保新兴国家或重新获得完全政治独立的国家的参与和使广大会员国都能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说到底，只有通过增加安理会成员，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这些成员因为在安全理事会上有政治分量和地位，可与五大国平起平坐。而且，我们理解特别是发展中世界提出的正当要求，即不在安理会上被当作二等成员对待。长期、公然、永久和彻底拒绝给发展中国家常任席位，是一种歧视，需要克服。顺便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大超出全世界人口一半。因此，在讨论临时或过度模式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到，必须保留给予常任席位的选项。

关于工作方法，我们原则上非常支持“五小国集团”提出的意见。但是，我们怀疑能否或者应当脱离结构改革，孤立地处理这些意见。

我们希望，大会本届会议结束之前，此问题能有进展。如果我们失败，丢失改革势头和最终陷于停顿的危险确实存在。如果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保持改革势头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给整个联合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重新投入联合国改革的努力，争取克服目前存在的僵局。

汉内松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和其他发言者一样感谢 12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介绍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不过我将仅就另一个议程问题——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作一个简要发言。

11 月 22 日，科菲·安南秘书长在日内瓦发表讲话，大力促进安全理事会改革。比如他说，除非扩大安全理事会，否则各种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达成。正如大会主席今天上午指出，我们必须“准备用新的开明的目光看待这一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A/61/PV.72）

通过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其他论坛上一年复一年的讨论，大家已经了解绝大多数其他会员国在安全理事会组成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不幸的是，一年多来该领域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因此事实上已经能够看到势头有所减损。正如日本同事几分钟之前在会上指出，有关安理会扩大问题的讨论已经陷入僵局。正如埃及同事在午饭休息前，以及捷克同事在今天下午和德国同事刚才所讲的那样，我们确实需要以开明姿态推动这项工作。

大会已经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讨论了十多年，但仍然看不到一项全面改革协议。2005 年高级别会议明确承认，早日实现安全理事会改革

“是我们全面改革联合国的一项基本内容。……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高的效率和透明度，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效力与合法性，加大其决定的执行力度”。（第 60/1 号决议，第 153 段）

科菲·安南秘书长还一再指出，没有安全理事会改革，联合国改革就不完整。冰岛当然同今天发言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赞同秘书长的意见。

冰岛曾多次郑重阐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多年来我国始终主张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应当全面，包括增加成员名额和

改善工作方法。应当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迄今为止，我们支持四国集团提出的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从 15 国增加到 25 国，增加六个常任理事国和四个非常理事国的提议，我国也是决议草案 A/59/L.64 的共同提案国。我十分赞赏德国同事刚才对效率与合法性两者之间关系的阐述，并且愿意表示，我支持他的见解。

多年来，冰岛主张提高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欢迎所谓“五小国集团”的提案。我们认为，这项提案和四国集团提案中有关工作方法部分是一致的。各国都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其活动、办法和程序中遵守透明、公开和连贯这三个关键性要素。用古巴同事今天上午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中的话说，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还存在很大的改进余地，而且我赞同先前在这次辩论中已经发言的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同事的意见。

冰岛高度重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且已经宣布冰岛准备竞选 2009 至 2010 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自 1946 年加入联合国以来，冰岛从未参加竞选安全理事会席位。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全面改革，否则安理会难以代表当今全球现实。我国将继续参与推动这项工作进展。科菲·安南秘书长在日内瓦还指出，我们不能选择再讨论十年。他还说，

“我们必须使安理会的结构和成员组合符合 21 世纪的现实，而不是维持适应 1945 年地域政治状况的安排”。

显然，为了打破看似漫长无止境的谈判，需要妥协。目标必须是在相互尊重各方意见的原则指导下，通过新的磋商达成一个尽可能接近协商一致的意见。大岛贤三大使曾表示，希望各方在下一阶段的磋商中不仅能保持开明的态度，而且能做到灵活和富有创造性。我相信，这也表达了我们中间许多人的愿望。

王光亚先生（中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广大会员国通过《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神圣职责。一年来，安理会继续致力于解决各类地区热点，

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使热点“降温”、维持地区稳定、帮助冲突后国家重建和平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一个高效、负责的安理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安理会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不断采取措施改进工作，增强工作透明度。在选举新秘书长过程中，安理会注意并尊重各会员国意向，就加强与联大沟通方面作出相应安排，取得良好收效。当然，安理会工作方法仍有很大改进余地。中方愿与其他各方一道，继续就此作出积极努力。

自去年首脑会以来，联合国各项改革已取得积极进展。人权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中央紧急应对基金已设立，发展、管理改革、振兴大会、加强经社理事会等决议和反恐全面战略也获通过，授权评估和联合国系统一致性的磋商正在展开。从上述改革进展，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经验：改革涉及 192 个会员国的切身利益，只有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争取达成广泛一致，才能保证改革取得具体进展；也只有通过广泛协商取得的改革成果，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关于安理会改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去年首脑会全面阐述了中方主张。结合当前形势，我愿借此机会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方始终支持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增强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安理会改革必须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组成的扩大，也包括改进工作方法，并确保其权威、提高其效率。

第二，安理会改革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着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只解决少数大国关切，罔顾中小国家呼声的改革方案，很难得到各方认同，也肯定得不到中方支持。

第三，安理会改革应在广泛协商基础上稳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中方鼓励各方总结经验，继续在原有方案基础上探寻新思路，争取弥合分歧，以期凝聚最广泛共识。这也是安理会改革最终成功的唯一正

确之路。中方支持联大安理会改革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

一年多前联合国就安理会改革进行的惊心动魄的讨论，各方至今仍记忆犹新，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各方深思。在联合国其他领域改革取得进展的今天，期待安理会更快推进改革进程，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要有推动进展的信心和热情，更要有兼顾各方、灵活务实的态度，否则很难找到弥合各方分歧的具体方案。

安理会改革已进入新阶段。各方应超越各自立场的局限，以全球性视野、开放式思维和建设性态度重新思考改革的出路。可先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大致要素，待取得一定共识后再加以细化。中国有句成语叫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相信，只要各方都有良好的政治意愿，都有寻求妥协的合作精神以及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安理会改革终究会实现“软着陆”，各方终会找到大家都满意的方案。中方愿继续就此与各方共同努力。

韦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深切感谢 12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卡塔尔国的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先生介绍安理会的报告（A/61/2），报告覆盖 2005 年 8 月 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卡塔尔国以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中坚持原则而著名。

我国代表团支持古巴常驻代表在第 72 次会议上以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的身份所作的发言。

副主席梅罗雷先生（海地）主持会议。

今年 7 月，大会以安全理事会改革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辩论。许多代表团积极参加辩论，清楚地反映会员国对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虽然各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改革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已出现一项基本共识，即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改革，联合国将不可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改革。

缅甸主张安全理事会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安全理事会扩大之后，还必须体现当今的政

治和经济现实。不过，迄今不能在扩大安理会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说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极端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一问题成为分裂联合国成员国的因素。必须继续对话与协商，以便达成一个绝大多数会员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光扩大还不够。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工作方法和决策进程，使其更加透明和民主。近年来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一些倡议，是值得欢迎的步骤。但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十分关切安全理事会进一步侵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权和权利的问题。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不结盟运动 118 个成员国，已经对这种现象表示日益严重的关切。

2006 年 9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十四次会议的《最后文件》清楚地反映了他们的关切。请允许我引证该文件的相关部分。

“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强调[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全面尊重[联合国]每个主要机关（尤其是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并在《宪章》分别赋予这些机关的职能和权力的范围内，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他们着重指出，安全理事会必须全面尊重《宪章》所有条款以及大会澄清安理会与大会和其它主要机关关系的所有决议。在此范畴内，他们申明，《宪章》第二十四条未必给予安全理事会处理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能和权力范畴内问题的管辖权，包括在制定规范、立法和定义领域，同时铭记大会主要担负逐步制定及编纂国际法的任务。他们告诫安理会在显然属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及其附属机关的职权范围的问题上僭越权力的危险。”（A/61/472，附件一，第 40 段）

安全理事会僭越权力的一个生动例子涉及我自己的国家。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常任理事国的催促下，尽管遭到一些安理会成员的强烈反对，安全理事会不公正地把缅甸局势列入其议程，声称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事实截然相反。缅甸的所作所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更不用说区域或国际

的和平与安全。缅甸同其所有 5 个邻国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有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缅甸的邻国以及不结盟运动的立场是，它们不认为缅甸局势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反对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企图把缅甸归为这类国家。

联合国的创始者们没有打算让本世界组织成为一个其拥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某些成员合伙打击一个成员国并对它乱扣帽子的论坛。因此，我们敦促会员国抵制那些强国想要左右安全理事会并对一个根本没有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会员国采取行动的企图。

在此方面，请允许我提请大会注意一个事实，在不结盟运动第十四次首脑会议上，运动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呼吁安全理事会在其职权中捍卫《宪章》的优先地位并尊重《宪章》，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如决定就没有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联合国会员国的局势或任何问题开始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即违背了《宪章》第二十四条。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不结盟运动的观点，即透明度、公开性和一致性是安全理事会在其所有活动、方法和程序中应当遵守的主要标准。我国代表团也支持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即安全理事会必须遵守《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条允许任何非安理会成员参加同其直接相关的事项的讨论。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重申我们的立场，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扩大或增额应当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我们设想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缅甸保证支持整个联合国的改革，这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改革。

塔拉戈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巴西代表团感谢大会主席及时召开有关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长期问题的本次全体会议。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进展是成功完成本组织机构改革的关键。

仍然以战争与暴力为特征的世界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当代挑战并遵守

国际法的安全理事会。由于今天安理会需要在一系列更加广泛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它的改革从未如此紧迫。

随着区域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冲突继续成为日常的现实，以及平民人口的伤亡继续增加，为重建信心和解决国际争端而采取有效集体措施的必要性就变得更加明显。世界各地最近的事件突出表明了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和代表性的狭窄基础。这很可能进一步侵蚀联合国对这种局势作出充分反应的权威、合法性和能力。

我们欢迎联合国改革的进展，除其他外，作为各次发展问题首脑会议成果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获得通过的后续行动，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0 日和 21 日举行的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近的辩论突出表明，联合国成员现在几乎一致认为迫切需要改革。它表明了对安理会改革后的应有形式的明显多数观点。许多代表团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成为两个种类的理事国，并且需要改变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没有人支持维持现状。因此，现在应当推动对话与协商进程，以便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重要问题无疑是成员数目和席位分配。这并不是否定全面改革的重要性，后者包括调整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僭越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职权问题。但是，除非解决成员数目问题，席位分配的不平衡和随之对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影响，将继续逐步侵蚀安理会的效力和信誉。

有意义的改革必须使，安全理事会更加民主和更有代表性，要有新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安理会今天的组成把发展中世界的整个地区排除在常任理事国的种类之外，纠正这历史性不平衡的改革不仅是一个公正的愿望，而且是政治上的必要。

我们希望继续同所有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真正感兴趣的各方密切合作，以便结束这个进程并圆满完成我们各国的国家元首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结果

文件》(第 60/1 号决议)中交付我们的任务。为了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就要商定扩大,接纳各地区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为两类理事国。巴西一直在联合国改革进程的所有方面作出努力,不断协助发展中国家确定立场和观点。

1965 年,在会员国数目增加的压力下,联合国同意了一项《宪章》修订,允许增加 4 个新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只是在几个坚持要求捍卫其发言权的新独立国家作出艰苦努力之后,才能取得这项进展。40 多年之后,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大幅增加,安全理事会需要进行改造,以反映当前的现实。我们仍然有机会对本组织进行有效的改革,以期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公平和更加平等的合作机构,并帮助抵制削弱集体安全和整个多边主义的令人不安的趋势。

在 2006 年 11 月 30 日于阿布贾举行的第一次非洲—南美洲首脑会议上,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在《阿布贾宣言》中强调了促进国际决策机构的民主化以增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制度的程度的重要性。发展中世界这两个地区的领导人还呼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紧急的改革——这是联合国改革的全面努力的一个基本要素——并支持扩大安理会,使其更广泛地代表发展中国家、效率更高和更加透明,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效力与合法性及其决定的执行。

巴西对四国集团的建议仍然获得最大支持度的事实感到鼓舞。我们将继续同我们的伙伴、共同提案国和其他想法一致的代表团一道努力,发展这一纲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最近发表的观点,包括在本次辩论中这样做。我们的目标是采纳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想法,拟订一个案文,供大会本届会议通过。

本组织成员必须面对联合国全面改革的挑战,认识到如不扩大安全理事会,改革将是不完整的。

基迪昆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联合国的改革就

不可能是完整的。然而,自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成立以来,进展缓慢。我们许多人感到有点沮丧、失去耐心和疲倦。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这一关键的改革问题寻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整个这项工作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增加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透明度和民主化来提高其效力。在这项努力中,多数会员国的重点是增加安理会的成员数目并改善其工作方法和决策进程。

同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一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赞成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并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此外,我们谨强调,改革也应包括增加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和特别是其决策进程的透明度的措施。我们认为,这种透明度不仅将增进会员国的信心,而且也使我们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安理会各项决定的长处并予以充分的支持。

非洲是一个我们大家应该支持的伟大的大陆。然而,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中没有来自非洲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在这项工作中应当作出一切努力,纠正并结束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老挝代表团将支持为此作出的一切努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复杂和迅速变化的事态发展。1945 年以来发生了巨变。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应当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和现实。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我们应当本着妥协精神不懈努力,一道改革安全理事会,以便增加该机构的效力与合法性。

华莱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美国致力于一个强大和生机勃勃的联合国。我们一贯坚决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使本组织能够成功地应付二十一世纪的众多挑战。

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开始时,我们各国的国家元首呼吁作出大胆的努力,通过重大的管理和治理改革、扩大安全理事会以及成立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

委员会，实现联合国的现代化。我们迄今作出的集体改革努力收效不大。我们至今有限的成功应当提醒我们，除非以正确的方法进行改革并充分完成改革，否则改革本身未必意味着改进。

这项普遍真理适用于安全理事会的扩大。我们认为，必须使安全理事会现代化，而且我们支持略增其成员数目。联合国的会员国数目已从 1945 年的 51 个增加到今天的 192 个。自 1945 年以来，力量平衡已经移动。非国家行为者和跨国威胁，例如恐怖主义和陷于崩溃的国家，越来越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有所变化，以应对这些新的现实。

安理会扩大的目的应是提高其应对这些挑战的效力。任何扩大必须首先确保安理会以敏捷、可信和有效的方式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的能力得以保全。安理会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规模允许进行有益的和可管理的讨论和辩论。增加理事国数目决不能损害安理会在达成共识方面的效率。

在大会前两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扩大安理会的议案，它们设想的那种大规模扩大可能威胁到安理会的效率。这些提案没有获得最终通过成为一项《宪章》修正案所需要的基础广泛的共识。我们必须寻找更加深思熟虑并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赞成对安理会作较小规模的扩大。

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认为，新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最高资格，以便履行它们将承担的职务和责任。依我们看，合格的国家应在下列领域达到标准：经济和人口的规模；军事能力；在财政和（或）维和方面对联合国的贡献；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在防扩散方面的出色记录；以及公平地域平衡。我们继续支持日本——该国在各方面都证明了其资格——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我们继续这场关于扩大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时，让我们铭记《宪章》签字者的宏伟愿景，实现安理会成员扩大将真正有助于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时确保联合国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感谢 12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卡塔尔的纳赛尔大使在向本机构介绍安理会的年度报告（A/61/2）时所作的发言。该报告全面概述了安理会截至 7 月 31 日一年来非常紧密的工作。

梅农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关于安全理事会的辩论，经常充斥着紧张和沮丧情绪。非安理会成员悲叹它们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和安理会缺乏透明度。安理会成员则因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而感到压力和不被理解。我们沟通不够。我们需要打破这一循环，并以现实的方式努力理解和处理彼此关切。

我希望人们以这种眼光来看待五小国家集团——“五小国”（S-5 集团）关于工作方法的提案。五小国提案不是为了纠缠或羞辱谁。这些提案其正是基于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愿望。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将有助于会员国同安理会互动并妥善执行安理会的决定。这只会加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 1946 年 1 月 17 日于伦敦教会大厦举行的安理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一位澳大利亚海军部长——N. J. O. Makin——担任安理会主席。他说：

“我要强调……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本身不会建立和平。维持和平需要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合作”。

关键词是“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合作”。安理会和大会可以合作，而且必须合作，如果我们想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话。

虽然“S-5 集团”的决议草案现已存在 9 个月，但我们尚未有机会同整个安理会讨论这些问题。虽然这样说，但指责安理会无动于衷是不公平的。例如，文件问题及其他程序性问题非式工作组就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回应了人们对提高包容性、可问责性和透明度的呼吁。这些建议中有些与“S-5 集团”的提议类似。我们感谢安理会，特别是感谢日本采取这

项主动行动。我们还感谢日本担任工作组主席。我们希望工作组将继续工作，并希望它会享有拥有一位像日本大岛贤三大使这样专心致志的长期主席的好处。

工作组的建议是在 7 月提出的。我们希望这中间的六个月给了安理会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和实施它自己的建议。俗话说，“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至关重要的是实施。

此外，“S-5 集团”的若干想法仍未得到回应。例如，我们仍希望有更多的分析性报告提交大会。我很抱歉地说，最新一份安理会报告几乎不符合这一定义。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非正式通报上星期又开始了。应感谢卡塔尔恢复这一作法。但实行这种做法总是反复无常。这可能是因为暂行议事规则实施了 60 年所致。所有这些都涉及更广泛的问责制和透明度问题。我们还继续对有关制裁名单的程序感到关切。我们不是不同名单作法的概念。然而，还应该具备应有的过程和复议程序。

我将不详谈扩大问题。新加坡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更好地反映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在这方面，我们已在以往场合表示支持“四国集团”（G-4 集团）的提案；该提案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展到新常任理事国。增加安全理事会否决权的数量将使决策复杂化，并将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和效力。我们仍然提防可能在安理会半永久性地安置一些国家和可能导致排除小国家的中间步骤。

我知道，有人更希望将工作方法和扩大混合起来。在一个理想的世界，这是有道理的。但现实是，扩大一事仍有争议。目前的想法无一接近于产生通过一项《宪章》修正案所需的支持。相比之下，工作方法改革可以更快地进行。分别开展两方面的工作可能更为可行。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常识是 18 岁之前习得的偏见的总和。我是谁，敢不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但我希望，常识不是偏见的总和，而只是认识

到做什么事情是现实的和正确的。“S-5 集团”认为，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是一项有意义的努力，从长远看，将只会帮助包括大会和安理会在内的所有方面。

“S-5 集团”期待着在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方面继续同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合作。

林托宁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 12 月份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主席卡塔尔国纳赛尔大使介绍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A/61/2）。我还要赞扬秘书处为编制该报告所付出的努力。

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就议程项目 111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发言。芬兰强烈支持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使联合国更有效和更合法。安全理事会应该反映所有会员国的期望。安全理事会改革是该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在执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方面真正有效。

对于多数国家而言，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是一次难得有限的机会。然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被要求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并且受安理会行动直接影响。因此，安全理事会和广大会员国之间更密切的合作至关重要。

芬兰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然而，为使安全理事会有效起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将否决权扩展到新常任理事国。芬兰还强烈支持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以便使之更透明、更具包容性和合法性。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支持诸如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希望被选为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我们还支持通过纳入南半球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使安理会更有代表性。

巴吉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和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们一样，对主席自任职以来显示出的个人兴趣和投入，以确保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在其任职期间取得巨大进展，表示深切谢意。我还

要再次感谢卡塔尔国常驻代表纳赛尔·阿卜杜拉齐兹·纳赛尔大使本月认真、娴熟和巧妙地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尤其感谢他向大会作了非常详细、富有创意和切合实际的开幕发言。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所有新当选的非常理事国表示衷心的祝贺和鼓励；我们确信，它们将像它们的前任那样，继续不断努力改进安理会的透明度，从而提高对其决定的支持。

同往年一样，大会今天开会，将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A/61/2）同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议程项目一起审议。我国代表团要赞同古巴常驻代表今天上午以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身份所作的发言。

阅读了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后，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前几年提出的问题无疑继续具有相关性。非常不幸的是，报告发表太迟，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予以研究。

话虽如此，但我国代表团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大会面前说明其行动，因为大会是最体现本组织普遍性和民主性的联合国机关。在联合国管理和总方向方面，大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第十条，它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必须更注重事实、更透彻和更具分析性。特别是，它应该含有对安理会努力和效力的评估。

我国代表团要强烈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新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诸如拟定载有对其工作和业绩的严格评估的报告和公布列出已经作出或正在进行的重大改进的清单。

我们敦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利用这个论坛就安理会的内部故障和履行《宪章》所赋任务的最佳途径提出建设性想法。诚然，尤其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方面，安全理事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我们现在必须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还要扩大同所有会员国的协商。

《非洲联盟苏尔特宣言》和最近于 2006 年 7 月在冈比亚班珠尔举行的联盟首脑会议重申了《埃祖尔韦尼共识》的总体内容，该《共识》指出，塞内加尔将继续坚定申明，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安全理事会新成员的选举应考虑下列角度。

第一，在对安理会改革作任何进一步考虑前，我们必须立即纠正非洲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非洲一个安理会常任席位。非洲，一个拥有 53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大陆，目前在安理会没有常任代表权。这是一种矛盾的局面，因为安理会处理的问题近 70% 涉及非洲。

今天，难以想象安理会讨论非洲问题并且通过和执行措施和决定，却没有至少一个常任理事国代表非洲。事实上可以说，这种局面是一个历史错误，必须尽快纠正，作为安理会公正和公平扩大的一部分，而这种扩大将导致给予非洲两个常任席位——其特权和权力与目前常任理事国相同——和五个非常任席位。

这是唯一公正和现实的方法，因为它承认不能剥夺非洲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地位。非洲国家要求的只是获准为加强联合国基础和促进本组织对人人享有和平、正义和进步的理想作出贡献。

虽然我们尊重其他成员和利益集团的正当立场，但基于我提到的原则，我们完全不能赞同仅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数目的提议。我们准备冷静地审议其他想法和建议，并显示出现实主义和灵活性，但不放弃我们确保非洲团结原则和必须让人人享有正义的职责。

虽然目前存在深刻分歧，但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处在我们掌握之中。正如科菲·安南秘书长经常说的那样，只要会员国有完成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治意愿，那么，这项改革仍是可行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副主席今年 4 月提交的有关安全理事会总体改革的辩论要点的最后意见（见 A/60/47，附件二），反映了范围广泛的区域和次区域集团及联合国其他利益集团的评论和

意见，因而是一个重要步骤，清楚地显示出多数会员国对创造必要条件、以便继续和扩大审议有关问题并取得令大家满意的结果的集体承诺。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采取了这些值得称赞的勇敢的具体主动行动，但全面和彻底改革安全理事会，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民主、透明和有效的机构的前景仍有待实现。

因此，大量问题尚未得到回答，特别是关于扩大安全理事会两类理事国、安理会组成、使用否决权、成为常任理事国候选国所需具备的条件、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五小国集团”（五小集团）和绝大多数其它会员国所倡导的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以及定期审查问题。

在我们的辩论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和一些区域或有关集团提出了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有益建议，这些建议如得到采纳，旨在确保联合国系统这一中心机关更大的透明度、有效性和合法性。

正如我早些时候强调的那样，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努力，而且应当继续。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扩大这一基本问题不能压倒同等重要的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关于安理会扩大与改进工作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愿看到采取一种综合和全面的方法。

我们欢迎非洲集团对其它区域或有关集团，包括四国集团所做工作，以期在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中实现协同增效。我们鼓励所有行为者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安全理事会改革是一个微妙的进程，需要会员国作出巨大努力，表现出想象力，并采取大胆和创新举措。正是按照这些要求，我愿呼吁会员国不加拖延地克服安全理事会改革工作所处的僵局。通过我们大家都必须表现出的开放和灵活精神，我们将使大会主席具备条件，完成过去两年中我们所开展的工作。

我现在可以向她保证，我国代表团完全愿意给予她开展这项工作所需的全部支持，以期看到改革后的

安全理事会更加民主、更加透明并更能够应对当今时代的诸多挑战。

贝鲁加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对举行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本次会议表示满意。首先，我们欢迎大会主席邀请我们重新审视这场已经持续了 10 多年时间的辩论，并为之注入些许生机。

过去 10 年间，我们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一直在讨论改革政策而非改革本身。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认知的重要区别。我们一直在讨论区域平衡、少数大国的愿望、改变力量平衡、公平和问责问题——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大量地提到了这些词。因此，我们讨论的是改革政策而非改革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未进行真正的对话。相反，我们是各自独白，我们发表了各种讲话——我的讲话，保守地估计，大概会是关于该专题的第八百次讲话。这种各自独白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未能推进改革。我们没有真正地交流看法。我认为，有关各方现在应当就改革的各方面问题开展直接谈判，看看安全理事会都存在哪些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不可避免的是，指导方向必须是理想的体系，我们应当致力于最好的集体安全体系。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出任何偏差。联合国的基本要义是我们要处理好和平与安全问题。如果我们未能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无疑就会将本组织置于严重困境之中。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想联合国 192 个会员国中没有国家能够接受。

因此，问题将是如何推进这一改革进程。我认为我们必须提出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如果提交给我们的模式——A 或 B 或我们在过去 12 年中迄今已看到的任何其它模式——没有取得进展或者没有获得会员国的广泛共识，那么应当采取何种角度来指导改革进程呢？

我们认为，为了取得进展而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首先是，我们发现安全理事会存在哪些不足必须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必须紧迫处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然是，如何建立这样的一种集体安全体系，我们在其中能够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获得一个更灵活而有效、对新老挑战和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机关。正如我们在大会堂所多次表示的那样，我们必须在 61 年后改革安全理事会。挑战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国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没有变化。

要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架构，我们首先要对所面临的威胁类型以及我们战胜这些威胁将要运用的构想作出集体分析。如果我们确立了安全理事会的新架构，而在这之后却发现它无法解决我们当今面临的挑战和威胁，那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需要拿出新构想，然后确立我们希望建设的架构。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我们要克服六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如何更好地平衡安理会的代表性，而又不牺牲其效力。我认为，今天上午和下午的很多发言都提到了该问题。提高代表性和加强安理会所作决定的合法性，同时又不丧失效力，这是困难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我们从 1963 年的改革中看到，联合国会员国与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数目之比为四比一。我提到这点只是作为参考。

我们推动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确保安理会的运作成为决定其规模和工作方法的要素。

我们的第三个挑战是确保安理会架构足够灵活并能够与时俱进。并非不可能的是，我们根据今天的某个模式得以提出一项改革方案，但 20 年后我们可

能又发现自己再次面临同样的质询。我们必须为集体安全体系注入某种发展因子，以便使这一重要机关能够自动适应世界不断变化的挑战 and 需要。

第四个重要挑战是安全理事会需要加强问责制。各方在这方面的共识似乎在增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认为特别是对于安理会理事国严重缺乏问责。但是，通过定期民主进程所开展的选举可以进一步推动各国通过投票来延长其任期，无论它们是赞成议会制还是其它任何形式的民主。必须通过问责来实现选民和当权者的这种沟通。

我国代表团愿提到的第五个挑战是关于今天上午已经简短提到过的问题：安理会对须根据第六章开展工作不要断然加以拒绝是多么重要。换句话说，我认为，安理会越来越多地动辄援引第七章并不利于其开展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

最后，鉴于维和行动剧增，安全理事会必须在我们拥有的财力和我们追求的目标之间建立明确联系。目前的状况近乎危急，因为我们没有让我们能够应对安理会处理各种危机的手段。

最后，墨西哥愿重申其致力于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再不能拖延了。十二年的时间对于了解联合国每个会员国的立场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现在是开始谈判的时候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安全理事会改革方面取得有效进展——必须是有效进展。

下午 6 时散会